

歷代名臣言行錄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

宜興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李黎彞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北魏

羅吉

代郡人

其先世領部落為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賜爵為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兼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懇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算東川為私弟別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馳驛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諡曰貞

古弼

代郡人太宗初賜名筆後改名弼

少忠謹善騎射太武時為侍中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有威名宋將裴方明起仇池立楊元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退走將東道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弼言良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太子臧總攝百揆徵為東宮四輔還尚書令參政事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民弼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侍坐良久不獲申聞起捫樹頭歐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容曰朕之過也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臣逞志於君前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禁社之役寒燮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帝校獵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弼悉以弱馬給之上大怒欲還臺斬之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北狄孔熾南虜方強狡焉窺伺是吾憂也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明主可以理干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

二匹他日上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十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麋表曰秋穀懸黃麻叔布野猪鹿稿食鳥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果如朕卜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獨頭銳故帝以筆目之太武崩文成即位坐議事不合旨免官其後家人告巫蠱伏法人皆寃之

陸侯代郡人

少聰慧位給事典選部蘭臺事嘗官無所撓拜冀州刺史治為天下第一遷懷荒鎮大將末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即孤帝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即孤必敗高車必叛上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即孤而叛上大驚立召侯問之對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眾心怨懟必生禍亂矣上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以為散騎常侍仍遷長安鎮大將太平真君七年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其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忤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藏鼠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矣諸將不可侯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餘黨悉平以為內都大官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上以侯感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申以威信示以成敗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徵為外都大官文成踐阼以子麗有定策勛進爵東平王卒諡曰成

源賀西平樂都人

賀偉容觀善風儀南涼西河王禿髮傳檀之子也傳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奔魏太武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賜名賀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又從平涼州又從征蠕蠕討蓋吳諸賊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為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無士卒有料敵制勝之謀以功拜西平公殿中尚書宗愛弑君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內與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以功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勅賀任意取之辭曰江南未賓漠北不款府庫不宜致置固與之惟取戎馬一匹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立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生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以下家人首惡討所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有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游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賊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群臣曰皆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戎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復何憂哉賀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勞之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後徵拜太尉從駕討蠕蠕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賀正色固執不可即詔持節奉璽綬以授孝文及疾篤遣令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悵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具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約以臨己及薨贈侍中諡曰宣

高允 字伯恭渤海脩人

少孤夙成有局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數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年十餘歲推財與二弟而為

沙門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成道得
受之致居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神鷹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太延五年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
允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較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讞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十月
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
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讞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讞今猶今之讞古也浩曰天
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
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
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主問允萬幾何者為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
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魏主
使崔浩高允等共撰國記日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
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
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湛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
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
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致
為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謂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
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宮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
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
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聞皆
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勾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

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員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可召允即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僅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頗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豈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以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宗欽臨刑數曰高允其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惟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程黑子故也此太平真君十二年也太子是監國頗信任左右嘗圍田收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遏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宣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監若此甚可畏也武王受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約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東宮雋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卒皇孫濬即位允預其謀司徒陸麗等皆文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如此太安四年魏起太華殿允諫曰太祖起始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十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

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太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從官
魏主謂群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惟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令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
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司徒陸麗
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嘆息賜以帛粟
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
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
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
能言高允獨數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
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勸於鮑叔也
天安元年議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博士取博聞經典履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與博士同若
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脩名教者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允以老疾
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帝不豫定議傳位孝文進爵咸陽公授懷州刺史問民疾苦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
游不以斷決為事太和二年以老乞還鄉不許遂以疾告歸其年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因
辭不許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帝覽而悅之常置左右三年詔議定律令允據律評
刑內外稱平以為獄者人命所係常嘆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黎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釐况凡人能無咎乎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脯給膳朔望
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魏主甚重之允仁
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念親故無所遺棄獻文帝平青齊從其
望族於代其人多允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聞之允曰任賢

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所制詩賦咏頌歲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有集行於世

崔孝分字恭梓博陵安平人

父挺字雙根幼孤居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與弟振推讓田宅僑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厯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為字及卒親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孝分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累官殿中尚書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聽者忘倦兄弟孝弟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分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分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分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分叔振既亡後孝分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觀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氏之庫四時分養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孝分有子八人猷仕周拜御史中正大夫猷子仲方仕周為司正大夫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

祖愉晉尚書僕射慧龍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宋武微時愉不為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逃匿奔姚泓泓滅歸魏太武時宋將王元謨寇滑臺設奇兵大破之授龍驤將軍長社侯拜滎陽太守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縱反間於魏云將引宋入寇太武聞之賜璽書曰刻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復遣刺客呂元伯刺之元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公曰各為其主耳左右諫曰不殺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卒謚曰穆元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李崇字繼長頓邱人

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各救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成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禦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任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乃以兒還泰奉伯款引詐狀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塋類思安見者莫辨有女巫以鬼說證之慶賓又誣同軍兵蘇顯南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同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北州地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城內君脫矜憐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故相造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辜乃釋蓋等之誣數日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鞭笞一百其斷獄精密皆此類也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崇為揚州刺史勒兵泊於城上城不沒者三板將士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係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尊哉但憐此土民無辜同死可結後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治中裴綯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之綯敗走執之曰吾何面見李公乃投水死崇表以水災求解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梁主屢設反間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崇表諫曰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脩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頽壞非所以追隆堂

構儀刑萬國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居錫珎之勞因農之隙脩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明帝孝昌元年薨贈侍中司徒諡曰武康

韓顯宗

字茂親昌黎棘城人父麒麟

孝文太和十一年春夏大旱地尤甚牛疫民死齊州刺史韓麒麟表陳時務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豐稔積年矜夸成俗富貴之家童妾袴服工商之旅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饑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侈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帛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上納其言十八年顯宗為中書侍郎上書曰竊聞輿駕今歲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蠶麥方急何以堪命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加遷徙為之制度端廣衢路通利溝渠陛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闐闔之內猶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至於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養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上納之又言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簡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盾墜於草隸矣議者或云世無奇才不若取以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乎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輕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春秋之義邑有宗廟曰都况代京陵廟所託王業所基而可同之郡國乎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創基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

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淆令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卑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習歌舞或講詩書縱群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故使工伎之家習士人儀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況今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僑置郡縣仍而不改名實難辨且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養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善之太和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為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胡松高法援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對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表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帝曰如卿此勛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二十三年卒景明初追赭陽勛賜爵章武男

李彪字道固頓邱衛國人

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舉秀才為中書教習博士遷秘書丞太和十二年上訪群臣以安民之術彪上封事曰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等制又國之興亡在蒙嗣之善惡蒙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嘗謂群臣曰朕始學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幾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又損國體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又宜於江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隨能序之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鮮所司若不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

敦厲澆薄使人知耻又朝臣遭喪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祀陪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父母大父母
喪者非有軍旅之警皆宜聽其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國之吉慶無所預焉上皆從之由
是公私豐贍雖有水旱而民不困太和十五年遣彪聘於齊齊為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隆正失朝臣
雖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秦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瑯琊城命群臣
賦詩以寵之及為御史中尉號為嚴酷帝怒之除名而已後命在祕書省以白衣脩史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
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尋詔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固請不行卒於洛陽贈汾州刺史諡曰剛憲

楊椿字元體孝文賜改延慶弘農華陰人

曾祖珍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安南將軍洛州刺史封宏農公諡曰簡播少脩飭奉母盡禮擢
為中散遷衛尉少卿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及車駕南討屢破賊後從駕破雋慧景蕭衍於彭城累官太府
卿華州刺史諡曰莊

楊椿字仲考改延壽椿之弟

性寬謹為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為中都法曹折訟公正累官司徒進位太保加侍中莊帝時頻請歸老辭於
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涕椿欲拜帝親執不聽百僚餞於城西觀者莫不稱嘆諷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
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賜既多於姻親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
友無憾焉國家初大夫好服綠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布衣韋帶常約勒諸父曰汝
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五匹以上用為富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
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是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
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
聞汝等兄弟兄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

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泰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嗔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終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惟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吾家仕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謂足成名家吾今年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求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介宋世隆所害時人莫不痛之

楊津字延祚賜改羅漢

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婭表罕相參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津見其貴重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人間之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遷驍騎將軍出為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咸厲莫有犯法者母憂去職起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耻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雋京乃加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始受命據靈邱而賊起於博陵定州危急

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眾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移軍入城賊至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洪業感悟復書云賊欲圍城正為取北入城中現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甚慚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以為司空加侍中又以本官兼尚書令北道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畧馳至鄴遇尔朱兆等已克洛欲東轉更為方畧而尔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諡曰孝穆播家世純孝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會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涕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尔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門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之反哉

城王總字彥和孝文之弟

入岐嶷敏而耽學姿性不群太和中封王加侍中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啟求追服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孝文奇之長直禁內叅決軍國萬幾之事無不預焉太和二十二年從帝北伐高車會帝得疾甚篤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務遠近肅然又密為壇於汝水之濱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帝疾有聞幸鄴以總為司徒二十三年齊師入寇帝復親討之時帝久疾總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側飲食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以總都督中外軍事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帝曰吾疾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非汝而誰帝疾甚謂總曰吾病不起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總泣曰臣以至親久叅幾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今復任以元宰總握幾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帝思久之詔太子曰汝叔父總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辭蟬冕遂其沖挹之性帝崩秘不發喪徒御卧輿總出入神色無異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展成服宣武即位東宮官屬多疑總有異志密防之總推誠盡禮卒無閒隙咸陽王禧至謂總曰汝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總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帝欲以總為相總屢陳道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慟總懇請不已乃以為定州刺史猶固辭不許乃之官景明元年以總為司徒錄尚書事總雅好恬素不樂勢利固辭不免常懷然嘆息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閒居獨處亦無情容愛敬儒雅門無私謁北海王詳諧之乃聽歸第四年以總為太師總固辭帝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析請懇至總不得已受命正始元年高肇說帝使羽林虎賁守諸王弟殆同幽禁總切諫不聽總志尚高邁避事家居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高后立總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諧總於帝京兆王愉反遂誣總與通帝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總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寢息使武士齎毒酒飲之總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凶醉而薨諡曰武宣朝士喪氣行道皆流涕

太和十一年祐為祕書令帝問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采政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倖可藝業年勞惟才是舉則官肅穆矣又勸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上善之祐出鎮滑臺令縣立講學黨立小學未幾臺民戶誦家弦上下皆化

北齊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

性清慎文襄引為刑獄參軍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匪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境內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處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平原郡有妖賊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郡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盃酒無不即知郡中致仕太守獻新瓜一隻留置廳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眾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葉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哀禮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恒無十杖稽失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起為廷尉正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

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津之子

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及長風神俊愔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以家禍潛竄

北齊

蘇瓊楊愔

王琬

累載神武至信都投刺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詞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轉行臺右丞於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惜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惟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憫之常相開慰韓陵之戰惜每陣先登朋僚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項之表請解職還墓追榮之盛古今未有是日隆冬甚寒風雪嚴厚惜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久之拜驃騎大將軍封開封王文宣之崩悲不自勝太子殷立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乾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蚤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群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舉火頻遭屯厄冒履艱危一餐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讐捨而不問

王晞 所之弟字叔朗北海刺人

晞常山王演之友也演素為帝所憚嘗密撰事條將諫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閒桂諫帝大怒疑假辭於晞欲殺之演於眾中杖晞二十帝聞之得不死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晞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諫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使撰諫草晞條十餘事以呈曰今朝廷所恃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奈家業何演歛歔不自勝即焚之帝崩太子殷立晞謂演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幾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借令得遂沖退家祚亦何得長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殿下慮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耶楊愔專以演地位親逼忌之欲勸帝密除演遂殺愔自為大丞相如晉陽謂晞曰何以處我對曰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闕天時非復人理所及太后廢帝為濟南王演即位於晉陽是為孝昭帝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應死不對曰應死但恨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行戮之所也上改容謝之欲以為侍即苦辭